

## 元宵谜

## 主要角色

吕昭华：旦  
吕刚中：老生  
郭廷章：小生  
赵班侯：净  
吕夫人：老旦  
赵秀英：旦  
书童：丑  
大太监：净  
张相公：丑  
李相公：丑  
李深：老生  
丫鬟：旦  
鸩儿：丑

## 情节

明代，礼部尚书吕刚中有女吕昭华，许配同僚郭仲铭之子郭廷章，未婚，郭仲铭卒。吕刚中乃接郭廷章入府，馆于其家花园。吕刚中内弟赵班侯调任大同，因地方不靖，将女赵秀英寄于姐夫处。赵秀英性诙谐，值元宵节，知郭廷章外出观灯，因邀吕昭华同往花园赏月，并至书房中将郭廷章衣帽穿戴起来，与吕昭华作耍，恰为吕刚中窥见，误以郭廷章与吕昭华幽会。次日痛斥郭廷章，逐之出府，又勒逼吕昭华自尽。适诏书调之入都，未了此事而去。其时赵班侯复调任广东，来此接女，见状劝解，留赵秀英相伴其姑，自携吕昭华赴任。郭廷章易名章麟阁，入都赴试，状元及第，放广东学台。赵班侯不知其即郭廷章，以吕昭华许之。吕昭华不允。赵班侯将其母接来广东相劝，赵秀英与之同来，一日邀吕昭华往游花园，吕昭华窥见章麟阁即是郭廷章，始允亲事。吕刚中亦来广东，见郭廷章与女吕昭华成婚，怒甚。经赵秀英诉明往事，始释前疑，合家团聚，重归于好。

## 注释

《元宵谜》一剧，系根据梆子传统戏《合凤钗》增益首尾改编而成。《合凤钗》本为较短的折子戏，仅演吕昭华表姐妹游园作戏，吕刚中误以女儿不贞，逼之自尽，后为赵班侯救去一节，观众难以了解始末，只为引为一笑而已。改变时力求故事完整曲折，一一述明原委，使剧中主人公经历重重波折，终于释嫌解疑，越增情趣。

此剧于一九二六年改编完成，四月十日首次演出于上海大新舞台，我（荀慧生）自饰吕昭华。此后历年演出，成为我常演的喜剧之一。



《元宵谜》荀慧生饰吕昭华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第一集整理

录入：铁马冰河



全剧剧本：PDF 格式

[阅读](#) (698.86 KB)



全剧剧本：纯文本格式

## 【第一场：调任】

（四龙套、赵班侯同上。）

赵班侯（点绛唇牌）威镇南阳，才高志广，奋鹰扬，久战沙场，功名麟阁上。  
（念）北剿南征数十春，胸藏韬略鬼神惊。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提刀定太平。  
（白）本镇，姓赵名超，字班侯，官拜南阳镇总兵之职，今乃升官理事之期。左右伺候了。

差官（内白）金牌下！  
赵班侯（白）待我迎接。

（差官上。）  
差官（白）金牌到来：赵超调任大同，先行见驾，再行赴任。  
（念）金牌如火速！  
赵班侯（念）立刻就登程。

（差官下。）  
赵班侯（白）转堂。

（四龙套同下。院子上。）  
赵班侯（白）请小姐出堂。

（院子传，赵秀英上。）  
赵秀英（引子）幼娴母训，谨守闺门。  
（白）爹爹万福。

赵班侯（白）少礼，坐下。  
赵秀英（白）告坐。唤女儿出来，有何教训？

赵班侯（白）方才金牌到来，为父调任大同，先进进京见驾，然后再赴新任。想你姑父吕刚中现为礼部尚书，你姑母随任在京，正探望。那大同地面乃贼寇出没之所，不比南阳安谧，我想将你留在姑母家中，待我平贼之后，再来接你。

赵秀英（白）女儿遵命。不知几时起程？

赵班侯（白）待为父将任内交代办理清楚，然后择一黄道吉日，以便登程，我儿整理行装要紧。正是：

（念）  
赵秀英（念）  
（赵班侯、赵秀英同下。）

只因眉宇英雄气，  
暂割回肠儿女情。

## 【第二场：送女】

（吕昭华上。）

吕昭华（引子）

（念）

（白）

（西皮散板）

（白）

（念）

（吕昭华睡。吕夫人上。）

吕夫人（西皮散板）

（白）

（吕昭华醒。）

吕昭华（白）

吕夫人（白）

吕昭华（白）

（丫鬟上。）

丫鬟（白）

吕夫人（白）

（苍头引吕刚中同上。）

吕刚中（念）

（吕刚中见，吕刚中、吕夫人同坐。苍头下。）

吕昭华（白）

吕刚中（白）

吕夫人（白）

吕刚中（白）

吕夫人（白）

吕刚中（白）

吕夫人（白）

吕刚中（白）

吕昭华（白）

（吕昭华出。）

吕刚中（白）

（吕昭华暗听，羞，下。）

吕刚中（白）

吕夫人（白）

吕刚中（白）

（吕刚中递双鱼。）

吕刚中（白）

（苍头上。）

苍头（白）

吕刚中、

吕夫人（同白）

（赵班侯、赵秀英同上。）

赵班侯（念）

赵秀英（念）

（赵班侯、吕刚中同见。）

赵班侯（白）

（赵秀英拜。）

吕刚中、

吕夫人（同白）

（众人同坐。）

赵班侯（白）

吕刚中、

吕夫人（同白）

赵班侯（白）

吕刚中（白）

赵班侯（白）

吕刚中、

吕夫人（同白）

（丫鬟传，吕昭华上。）

吕昭华（念）

春日迟迟，珠帘卷，乳燕双飞。

画楼深处倚新妆，花压栏杆春昼长，喜得椿萱多健茂，承欢色笑侍高堂。

奴家吕昭华。我父刚中官拜礼部尚书，母亲赵氏只生我一人，年方一十六岁。今年是母亲五旬整寿之期，为此绣件活亲介寿。方才到堂前问安已毕，不免针黹则个。

桃花飞雨柳飞绵，

艳阳时节困人天。

春辉冉冉多依恋，

晋祝和谐享大年。

作了多时有些困倦，待我休息片刻。正是：

鸳鸯绣罢停针线，愿作鸳鸯不羡仙。

夫荣妻贵多有幸，

有女无儿也慰情。

哦，昭华！

母亲来了，万福。

作女儿的不可白昼贪眠。

女儿记下就是。

启禀夫人：老爷回府。

儿呀，你爹爹回来了，你我一同迎接。

门下得来快婿，家中报与贤妻。

爹爹万福。

罢了。

老爷今日下朝，何以甚晚？

只因郭仲铭年兄，官居左都御史，为官清正，直言谏君，被贬还乡，是我前往长亭相送，故尔迟了。

原来如此。

恭喜夫人，贺喜夫人！

喜从何来？

适才长亭之上，观见郭年兄之子郭廷章，少年英俊，仪表不凡。我已将——

哦，昭华，回房去吧！

遵命。

将昭华许配他了。

郭年兄以白玉双鱼为聘，我以传家金如意做为答礼。

这倒是一喜，聘礼今在何处？

现在这里。

夫人收下。

启禀老爷、夫人：舅老爷到。

有请。

且将弱女随姑母。

随定天伦拜长亲。

儿呀，拜见姑父、姑母。

只行常礼。请坐。

为何不见甥女？

她在房中刺绣，如今她有人家了。

不知哪一家？

前任左都御史郭仲铭之子，名唤廷章。

倒也门当户对。我是要吃你的喜酒的，快唤甥女相见。

丫鬟，请小姐出堂。

三春好景无人见，一生爱好是天然。

吕刚中、吕夫人（同白） 见过舅父。  
（吕昭华见礼。）  
赵班侯（白） 恭喜甥女，你有了人家了。  
吕刚中、吕夫人（同白） 你又来了！  
赵班侯（白） 儿呀，见过你姐姐。  
赵秀英（白） 拜见姐姐！  
吕昭华（白） 愚姐还礼！  
吕夫人（白） 儿呀！你妹子远来，你可同她到后面歇息，好生款待。  
吕昭华（白） 贤妹随我后面用茶。  
赵秀英（白） 我不喝茶，我要喝你的喜酒。  
吕昭华（白） 啐！  
（吕昭华、赵秀英同下。）  
赵班侯（白） 姐夫，姐姐，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吕刚中、吕夫人（同白） 但讲何妨？  
赵班侯（白） 只因小弟调任大同，彼处乃是贼寇出没之所，携带弱小多有不便，我有意将英儿留住尊府，望姐夫、姐姐早晚训教，之后，再来接她。  
吕刚中、吕夫人（同白） 既是至亲，就依贤弟。不知侄女可有人家？  
赵班侯（白） 配同僚徐军门之子名唤徐镛。我这女儿虽然年已十五，只是顽皮得紧，还像个七、八岁的孩子一般。  
吕夫人（白） 看来与你小的时候一样呀。  
赵班侯（白） 姐姐，你不要抖露我的根子了。告辞。  
吕刚中、吕夫人（同白） 为何如此忙迫？  
赵班侯（白） 大军俱在校场等候，不便迟延了。  
吕夫人（白） 唤秀英出来，你父女分别分别。  
赵班侯（白） 何必惹她啼哭，我就此去也。  
（西皮散板） 我儿有了安身地，  
我今便要赴戎机。  
为国忘家臣子义，  
将军此去马如飞。  
（赵班侯下。）  
吕刚中（西皮散板） 今日门楣添喜气，  
吕夫人（西皮散板） 娇儿有婿我心怡。  
（吕刚中、吕夫人同下。）

### 【第三场：庆寿】

（吕昭华上。）  
吕昭华（西皮原板） 夹道垂杨一径凉，  
风来水殿芰荷香。  
绿槐高处新蝉唱，  
心地清闲日倍长。  
（白） 自从赵家妹子来到我家，不觉两月有余，我看她性好诙谐，倒是个女中曼倩。今日乃是母亲寿诞之期，也曾备有酒筵，爹下朝回来奉上一觞与双亲介寿。方才到妹子房中偏偏她在那里睡着，我不免到花园中游玩一番。  
赵秀英（内白） 姐姐慢走！  
吕昭华（白） 话犹未了，那厢妹子来也。  
（赵秀英上。）  
赵秀英（西皮散板） 无忧无虑闲无事，  
欢欢乐乐过时光。  
（白） 姐姐哪儿去呀？  
吕昭华（白） 今日我母亲寿诞之期，待爹爹下朝方好叩贺，此时无事，不免到花园游玩。  
赵秀英（白） 不错，今天我姑妈五旬大庆，姐姐不提，妹子倒忘了。你要上花园里去玩去，怎么不叫我一块儿去呢？  
吕昭华（白） 方才到你房中，见你午睡方酣，故而不曾惊动于你。  
赵秀英（白） 我装睡，冤姐姐哪。  
吕昭华（白） 你我同到花园中去。  
（赵秀英、吕昭华同入园。）  
赵秀英（白） 好景致咱们也看腻了，反正是这个花园子，咱们想个什么法子玩一玩才好。  
吕昭华（白） 依你之见？  
赵秀英（白） 打秋千？  
吕昭华（白） 不好。  
赵秀英（白） 咱们坐船采花，您瞧好不好？  
吕昭华（白） 也不好。  
赵秀英（白） 怎么也不好？  
吕昭华（白） 好好花儿，为何要去采它呢？  
赵秀英（白） 您是怕糟践了花儿，采一枝也没有什么要紧？  
吕昭华（白） 却不道：草木有本性，何须美人折？  
赵秀英（白） 这么一说，花就没人采啦。  
吕昭华（白） 要采由他，不采由我。  
赵秀英（白）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还是睡觉去。

吕昭华（白）我与你下棋。  
赵秀英（白）不成，我不是你的对手。你让我几个子，我还是输给你，我可不来。  
吕昭华（白）我与你钓鱼。  
赵秀英（白）我没有那么耐烦，半天不定钓得着一条钓不着一条，我不钓。  
吕昭华（白）我与你分韵题诗。  
赵秀英（白）得啦得啦，又是一件脑袋疼的玩艺儿，咱们俩玩不到一块儿，再磨蹭一会，姑父也该回来啦。  
吕昭华（白）日已近午，爹爹也该回来了。

（丫鬟、苍头各端服饰同上。）

丫鬟、  
苍头（同白）老爷回府，请二位小姐更衣。

（吕昭华、赵秀英同换衣。吕刚中、吕夫人同上。）

吕刚中（念）朝驾归来近午天，  
吕夫人（念）良辰佳宴在芳园。  
吕昭华（念）愿我二老多康健，  
赵秀英（念）一家欢乐是神仙。  
吕刚中（白）好一个“一家欢乐是神仙”。  
吕昭华（白）爹娘请上，受女儿等庆贺。

吕刚中、  
吕夫人（同白）生受你们。  
（吕昭华、赵秀英同拜寿，众人同入席，同饮。院子上。）

院子（白）启禀老爷：山阴郭少老爷有书呈上。

吕刚中（白）郭仁兄休矣。  
吕夫人（白）老爷何出此言？  
吕刚中（白）郭仁兄与我至好，怎么不亲自修书，却叫廷章写信，定有不测，将书呈上。

（吕刚中出席看书。）

吕刚中（白）果然郭仁兄休矣。

（吕昭华低头。）

吕刚中（白）家院，好好款待来人，待我备下祭礼，差人前去祭奠。

（院子下。吕夫人示意吕昭华、赵秀英下。）

吕刚中（白）夫人，我因郭仁兄下世，看破世情，意欲告职回家，将女婿接到家中，供给膏火，以求上进，我心愿足矣。但有一件

吕夫人（白）哪一件？

吕刚中（白）那秀英侄女还是送往大同，还是带回钱塘？

吕夫人（白）日前兄弟有书信前来，说他有升任消息，莫如把英儿带往故里，待我修书报知兄弟便了。

吕刚中（白）如此甚好，待我修下本章，奏明圣上，告病还乡。

吕夫人（白）老爷不曾有病。

吕刚中（白）你真是个妇人见识，这是我们告职老规矩。

吕夫人（白）到底不能不算欺君。

吕刚中（白）少要闲言，正是：

（念）看破世情辞朝去，

吕夫人（念）林下居然见一人。

吕刚中（白）有一个就算不差。

（吕刚中笑，吕刚中、吕夫人同下。）

#### 【第四场：寄园】

（吕昭华上。）

吕昭华（念）园林清旷多风景，叫人回忆幼年情。  
（白）想我昭华随侍父母回转家乡，看这园中许多花木都长得十分高大，想从前曾在此处游玩，那时我年纪尚小，如今我已了。真个是：光阴似箭，日月催人。似这年少风光轻轻过去，怪不得古人秉烛夜游了。果然是：

（念）情怀万种难言讲，自古青春不久长。

（白）爹爹日前往山阴郭家吊唁，道他家贫寒，要将他接到此地攻书。爹爹呀，爹爹呀，你哪里为的是郭家，分明是爱惜女

（念）怕他志气多凋丧，使他适馆念文章。

（赵秀英上。）

赵秀英（西皮散板）适才窥见姐夫象，  
女貌郎才两相当。

（白）姐姐！

吕昭华（白）妹子从哪里来？

赵秀英（白）从姑妈房中来，姑父从绍兴回来啦。

吕昭华（白）待我前去问安。

赵秀英（白）慢着点，这回不是老爷子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一件好宝贝来啦。

吕昭华（白）什么宝贝？

赵秀英（白）是这么大的一个活跳鲜鲜的大活猴子！

吕昭华（白）哪有这么大的猴子？爹爹带它来作什么？我不信。

赵秀英（白）我多会儿撒过谎？这个猴子又白又胖，又会说人话，简直的成了猴子精了。

吕昭华（白）这倒有趣，待我前去看看。

赵秀英（白）您别忙，看的日子在后头，竟看着它，它还不答应啦。我听见姑父说，这个猴子还认得字，要叫他在这书房里念书呢

吕昭华（白）这也奇怪。

赵秀英（白）姑父带着猴子来了，咱们姐儿俩在墙后头躲一会儿吧。

（吕昭华、赵秀英同躲墙后。）

吕刚中（内白）贤侄请！

（吕刚中、郭廷章同上。）

吕刚中 (西皮散板) 结庐人境明为主，  
郭廷章 (西皮散板) 幸得园林好读书。  
吕刚中 (白) 贤侄你看，这间书房就是你读书之处。  
郭廷章 (白) 多谢伯父。  
吕刚中 (白) 贤侄，  
(念) 自古三载不窥园，  
郭廷章 (念) 为人要学古圣贤。  
吕刚中 (西皮散板) 那厢更有幽深处，  
郭廷章 (西皮散板) 潜心好去乐三余。  
(吕刚中、郭廷章同下。)  
赵秀英 (白) 姐姐，看见这个猴子没有？  
吕昭华 (白) 啐！  
赵秀英 (白) 这就是我姐夫，姑父留他在这儿住，咱们以后这花园子可逛不成啦。  
(吕昭华、赵秀英同下。)

### 【第五场：邀游】

(张相公、李相公同上。)  
张相公 (念) 过了一年又一年，  
李相公 (念) 元宵佳节是今天。  
张相公 (念) 有心前去吃花酒，  
李相公 (念) 只是腰中没有钱。  
张相公 (白) 哎呀，李兄，没有钱没有关系，咱们去找郭廷章去，叫他请咱们的客。你看好不好？  
李相公 (白) 张兄，好倒是好。只怕他不肯去呀！  
张相公 (白) 不肯去，不要紧，我们拉也把他拉去了。  
李相公 (白) 好主意，走着。  
(张相公、李相公同走圆场。)  
张相公 (白) 好了，到了。  
喂，门上有人吗？

(书童上。)  
书童 (白) 谁呀？这是！这么大惊小怪的。  
(书童出门，见。)  
张相公 (白) 小书童，快往里面通禀，说我们两个来了。  
书童 (白) 等会儿！  
(书童进。)  
书童 (白) 真讨厌。  
有请相公！

(郭廷章上。)  
郭廷章 (西皮散板) 每逢佳节多伤感，  
贫贱依人总是难。  
书童 (白) 哟，相公。您干吗穿得这么漂亮啊？  
郭廷章 (白) 今乃上元节，到前堂伯父、伯母台前叩贺，理当穿戴齐楚，故尔穿了他二老日前所赐的这件锦袍。  
书童 (白) 得了，相公，您甬去啦。您瞧见没有，这个桌上的酒果是刚才老员外差人给您送了来的，他老人家让抚台大人请去吃不在家。家里只剩老夫人和小姐，恐其不方便，叫您一个人在花园里过节。  
郭廷章 (白) 噢，如此我便不去！  
书童 (白) 其实吕老头也是多礼，有什么便不便的，反正您跟他说小姐早晚还不是那么档子事吗？  
郭廷章 (白) 休得胡言。既是不去贺节，你请我出来何事？  
书童 (白) 外面张、李二位相公来了。  
郭廷章 (白) 怎么，他们又来了？真真讨厌。回他不见！  
书童 (白) 我也说他们讨厌不是！  
张相公 (白) 这个小书童，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么半天还不出来，我们自己往里走！

(张相公、李相公同进。)  
书童 (白) 坏了，相公。他们自己进来了。  
张相公、李相公 (同白) 哎呀，郭兄，您好！  
郭廷章 (白) 二位降临必有见教。  
张相公、李相公 (同白) 我们爷儿俩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一来给您拜个晚年，二来今天是灯节，约您出来看灯火的。  
郭廷章 (白) 有小恙在身，不能奉陪。  
书童 (白) 您哪儿有病啊？  
张相公、李相公 (同白) 你当面扯谎，等我拉你出去。  
郭廷章 (白) 待小弟换了衣服同行就是。  
童儿与我更换衣裳。  
张相公 (白) 您本来就漂亮，何必换衣服？  
郭廷章 (白) 哎，外出闲游必须另换衣裳。

(郭廷章换衣，带如意。)  
李相公 (白) 您身上带的是什么？  
郭廷章 (白) 此乃赤金如意，小弟定亲之物，乃是无价之宝。  
(张相公、李相公作眼色。)  
郭廷章 (白) 童儿，我同张、李二位相公出去逛灯，不可叫吕大人知道。  
书童 (白) 您可早回来，别闹一夜。

郭廷章（白）我知道。这件衣服放在房内，我去也。正是：  
（念）无意游春景，

张相公、李相公（同念）偏逢捣混人。  
（郭廷章、张相公同下。）

书童（白）全走啦，回来一位！  
李相公（白）你说什么？  
书童（白）我们少爷不爱热闹，你偏叫他去逛；我倒喜欢热闹，你怎么不邀我？我不让你走。  
李相公（白）你们少爷今天晚上不回来的，你要闷得慌，不会偷着溜吗？傻孩子。  
书童（白）怪不得你脸上勾着这个呢，敢情一肚子是坏。  
李相公（白）你今几个也玩会，放你一天假。  
（李相公下。）

书童（白）他们全走啦，我把衣裳放在屋里，我也溜。  
（苍头上，与书童相撞。）

苍头（白）你干吗这么急？  
书童（白）我们少爷出门去，叫我跟着玩会，你给我看着门，我们少爷今夜不回来。  
（书童下。赵秀英上。）

赵秀英（白）院子，你们说什么？  
苍头（白）郭公子主仆出去看灯，今夜一宿不回来了。  
赵秀英（白）你醉得不像样啦，躲开吧！  
（苍头下。）

赵秀英（白）原来郭公子出门不回来啦，我不免拉着姐姐逛逛花园去。  
（赵秀英走圆场。）

赵秀英（白）姐姐快来！  
（吕昭华上。）

吕昭华（西皮散板）绮筵罢后初更动，  
双颊潮添酒晕红。  
赵秀英（白）姐姐！  
吕昭华（白）妹子何事？  
赵秀英（白）您看这么好的月色，咱们老没去逛花园啦，您跟我去步步月，您看好不好？  
吕昭华（白）我不去。  
赵秀英（白）难道花园里有虎豹吗？  
吕昭华（白）园中没有虎豹。  
赵秀英（白）有豺狼？  
吕昭华（白）什么才郎？  
赵秀英（白）您听错啦，我说的是虎豹豺狼的豺狼，不是女貌郎才的才郎，您怎么心里净记着那个才郎？  
吕昭华（白）啐，又讲呆话了！爹爹曾经嘱咐于我，不可再到花园，我是不去的。  
赵秀英（白）我姑父不叫您到花园不是为的别的，因为我姐夫住在那儿不方便，所以不叫我们去。您不记得去年我姐夫回山阴的那  
我们不是去逛过吗？我姐夫今晚出门去了，他一夜不回来啦。  
吕昭华（白）你怎么知道？  
赵秀英（白）院子说的。  
吕昭华（白）他回来不回来，与我什么相干？  
赵秀英（白）他不来，咱们姐儿俩好逛花园，怎么不相干？  
吕昭华（白）你要去自己去，我是不去的。  
赵秀英（白）好姐姐，陪我逛一趟，下次不找您就是啦。  
吕昭华（白）我不去。  
赵秀英（白）姑父到抚台衙门去了，姑妈睡觉啦，姐夫又不来，您为何不去？  
吕昭华（白）你自己前去，我不去。  
赵秀英（白）好姐姐跟我来吧。  
（西皮散板）一年几见月当头，  
好趁良宵结伴游。  
吕昭华（西皮散板）春思如潮当酒后，  
欲前还却总含羞。  
（白）我还是不去的好。  
赵秀英（白）好姐姐，走吧！  
（赵秀英拉吕昭华同下。）

### 【第六场：护弱】

（郭廷章、张相公、李相公同上。）

张相公、李相公（同白）到了。  
郭廷章（白）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张相公、李相公（同白）咱们看了半夜灯，肚子也有点饿啦，腿也累的慌啦。这是我们亲戚家，咱们进去歇歇腿，喝口水，你说得不得？  
郭廷章（白）但不知哪位仁兄亲眷？  
张相公（白）是我的丈人家，是他的姥姥家。  
李相公（白）你别挨骂了。  
张相公（白）老鸨儿！  
（鸨儿上。）

鸨儿（白）原来是三位相公，里面坐。  
郭廷章（白）这是勾栏院，怎说是二位兄台的亲眷？

张相公、李相公（同白） 没关系，他跟谁不是亲戚？把姑娘叫出来！

鸨儿（白） 今天是十五，姑娘们都逛灯去啦。

张相公、李相公（同白） 我们在这喝点水，吃点酒。

鸨儿（白） 是啦。

（鸨儿摆筵。）

郭廷章（白） 我要回去了。

张相公、李相公（同白） 真是个书呆子，坐下吧。

（郭廷章、张相公、李相公同入席。赵班侯上。）

赵班侯（西皮散板） 为国忘家古有训，乔装改扮访贤人。

（白） 某，赵班侯，方才见三个书生，内有一人相貌非凡，定是未遇时的豪杰。是我追踪至此，怎的不见了。来此勾栏院！年，乘兴风流，也是有的，我不免假意寻花，寻访此人。

（鸨儿出。）

鸨儿（白） 喝，这么大的岁数还往这儿溜达。

赵班侯（白） 我是行路之人，在此喝点水，歇歇就走。

鸨儿（白） 您请进吧。

赵班侯（白） 我只在厢房中歇息片刻，照样把钱与你。

鸨儿（白） 是啦。

（赵班侯下。）

张相公、李相公（同白） 吃饱了，喝足了，鸨子，我们要走了。

鸨儿（白） 您该给钱啦。

张相公、李相公（同白） 多少？

鸨儿（白） 三十两。

张相公（白） 反正有花钱的。

（张相公向郭廷章。）

张相公（白） 老兄，我们腰里一文不明，求您抵挡一阵。

郭廷章（白） 不知多少？

张相公（白） 三十两银子。

郭廷章（白） 小弟不曾带着。

李相公（白） 不要紧，您不是带着无价宝吗？那东西值得多？

郭廷章（白） 那是定亲之物，岂可作狎游之用？

张相公（白） 您先把它放在这儿，明儿，拿银子来取。

（赵班侯溜上。）

李相公（白） 好说不行，我要硬作啦。

（赵班侯夺回如意，张相公、李相公同逃下。）

郭廷章（白） 多谢老丈相救。

赵班侯（白） 岂敢，相公如意就请收下。

（赵班侯交如意。）

郭廷章（白） 请问老丈尊姓？

赵班侯（白） 我乃过路之人，另有公干，不便留名，请问相公尊姓大名？

郭廷章（白） 小生郭廷章。

（赵班侯背供。）

赵班侯（白） “郭廷章”三字哪里见过？怎么想他不起？

（赵班侯向郭廷章。）

赵班侯（白） 相公，你我虽是萍水相逢，我看你少年英俊，以后不可交那样的朋友，弄出事来。

郭廷章（白） 多谢金言，告辞。

赵班侯（白） 你我意趣相投，何妨在此畅饮一夜？

郭廷章（白） 晚生奉陪。

赵班侯（白） 鸨儿备酒。正是：

（念） 逢场作戏庆佳节，偷得浮生一夜闲。

郭廷章（念）

（赵班侯、郭廷章同下。）

### 【第七场：醉园】

（吕昭华、赵秀英同上。）

吕昭华（西皮散板） 当头明月圆如镜，

赵秀英（西皮散板） 渐向灯光暗处行。

吕昭华（西皮散板） 回廊绕过书斋近，

（白） 我不去。

赵秀英（白） 姐姐。

（西皮散板） 何必娇羞假惺惺。

吕昭华（白） 我回去了。

赵秀英（白） 姐姐，进来瞧瞧怕什么的？

（赵秀英拉吕昭华同入。）

赵秀英（白） 您瞧图书满架，笔墨纵横，跟你的屋子一样，怪不得你们是小两口子。

吕昭华（白） 你又胡说了！我们女孩儿家，德言容工，四德为本，出此游戏之谈，岂不失了闺门庄重的体态！此等言语你要少讲。

赵秀英 (白) 这是不要紧的话，我不懂作女孩的提到这件事为什么就要害臊？反正我们女孩子们早晚是要……

吕昭华 (白) 怎么样？

赵秀英 (白) 没什么、没什么。

(吕昭华看壁上字画，赵秀英拿案上书。)

赵秀英 (白) 姐姐你看我作的文章好不好？

吕昭华 (白) 你还会作文章？

赵秀英 (白) 哟，你当就是我姐夫会作文章啦！

(赵秀英递。)

吕昭华 (白) 原来是一卷诗，妹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此等诗句乃是男子生涯，不是你我闺门本等。

赵秀英 (白) 哟，作诗还分男女哪？咳，我怎么不是男子哪！

吕昭华 (白) 这不是妹子的笔迹，待我慢慢看来。

(念) “掩抑春怀无限情，双飞蛺蝶对歌莺，恼人更有闭阑月，照我孤帷分外明。”

(白) 我看此诗倒还蕴借，不落轻狂家数，果是才人口气。

(赵秀英穿上郭廷章刚换下的服装。)

赵秀英 (白) 小姐拜揖，小生不知小姐驾临，有失回避，小姐恕罪。

(吕昭华惊。)

吕昭华 (白) 哎呀！

(吕昭华看。)

吕昭华 (白) 原来是你！

赵秀英 (白) 姐姐，看我像不像他？

吕昭华 (白) 我几时看见过他的？

赵秀英 (白) 他是谁？谁是他？

吕昭华 (白) 啐！

(吕昭华打赵秀英。赵秀英躲。)

赵秀英 (白) 好姐姐，饶我这一回吧，我是喝醉啦。姐姐你看，我到底像不像？

吕昭华 (白) 你又说醉话了。

(赵秀英看。)

赵秀英 (白) 哪儿来的酒果呀？

吕昭华 (白) 妹子你忘怀了，这是我爹娘叫他们送来的。

赵秀英 (白) 凡沾他的事，你总记得清楚。我告诉您吧，我也知道这是姑父、姑母因为元宵佳节，你们没过门的小两口子不便坐在

吕昭华 (白) 我在爹娘那里酒已够了。

赵秀英 (白) 您哪儿是够啦，我心里明白，您是舍不得喝，还要给我姐夫留着。

吕昭华 (白) 少要胡言。

赵秀英 (白) 这么办，我给您斟一盅，您要喝啦，我任什么不说，您要是不喝，就是给我姐夫留着啦，酒在这儿，您爱喝不喝，我

吕昭华 (白) 我再若饮酒，就要醉倒了。

赵秀英 (白) 不要紧，我扶您回去。

吕昭华 (白) 我看你脚步歪斜，也有醉意了。

赵秀英 (白) 来来来，喝吧。

(赵秀英饮。)

赵秀英 (白) 来来，您再喝半盅，我再喝半盅。

吕昭华 (白) 妹子少饮些吧。

赵秀英 (白) 不要紧的，您瞧咱们俩活像喝交杯酒，全喝了，还没有拜天地啦！

吕昭华 (白) 你怎么越发胡说起来了，哪个与你拜天地？

赵秀英 (白) 那不成，交杯酒都喝了，不拜天地可不成。

(赵秀英扯吕昭华作醉态拜。)

吕昭华 (白) 被你一闹，我的酒涌上来了，天色不早，你我回去吧。

赵秀英 (白) 我可走不了啦！

吕昭华 (白) 待我搀你回去。

赵秀英 (白) 我可不去，我就在这儿睡啦。

吕昭华 (白) 此处睡不得。

赵秀英 (白) 你是怕我姐夫回来？你放心，我姐夫他……他不会回来的。

吕昭华 (白) 你真正胡缠，我们走吧！

赵秀英 (白) 您来吧！

(赵秀英拉吕昭华同作醉态倒床上。书童上。)

书童 (白) 我可逛够了回来啦，可不知道我们相公回来没有？我在门房里问一声。

家人 (内白) 没有回来。

书童 (白) 你们老爷回来没有？

家人 (内白) 没有回来。

书童 (白) 我们相公说今儿个晚上出门不教吕大人知道，要是吕大人先回来找他说话，我可怎么办，我劝他别闹一夜，他偏要闹

(吕刚中上。)

吕刚中 (念) 元宵佳节多诗兴，月照湖山分外明。

书童 (白) 大人，您回来了！

吕刚中 (白) 我在湖上与抚、学二院还有几位绅士同饮，唱和诗句，可笑那抚院作了许多村言，令人好笑哇，哈哈！

书童 (白) 您别跟我说诗，我是一肚子屎，您上哪儿去？

吕刚中 (白) 我想你家相公是个真正诗人，故此将他们作的诗拿回来你们相公看看，叫他也作上几首。

书童 (白) 说了半天，您到底上哪里去哩？

吕刚中 (白) 找你们相公作诗去呀！

(吕刚中笑。)

书童 (白) 您找我们相公呀？



吕刚中 (白) 是呀。  
书童 (白) 糟啦!  
(书童下。)  
吕刚中 (白) 什么叫糟了,真真是个蠢材,待我到花园找郭贤侄作诗去。  
郭贤侄,老夫来了,郭贤侄,老夫来了!

(吕刚中看见吕昭华。)  
吕刚中 (白) 这、这、这不是昭华么?她、她、她怎么至此?哦呵,是了!怪不得方才在门首遇见他的书童,神色张皇,原来郭廷章才丧心昧良,作出此事,待我向前与他理论。  
且慢,他二人既然不要脸面,倘用言语顶撞,老夫岂不是气上加气?待我取口刀来,将她二人杀死。哎,想我与郭廷章多年,岂可绝了他的后代?也罢,不免等待天明,将郭廷章赶出府去,再教昭华自寻短见,免得传扬出去,败坏我的名声。我就是这个主意,就是这个主意!正是:  
(念) 失悔当初没来由,不该仗义把他留,纵然淘尽千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  
(白) 这是哪里说起!

(吕刚中下。)  
吕昭华 (西皮原板) 睡眠中蓦地里芳心自警,  
(吕昭华坐起揉眼。)  
吕昭华 (西皮原板) 宵寒重酒力微口渴难禁。  
是何人他与我并头睡定——

(吕昭华看。)  
吕昭华 (西皮原板) 却原来秀英妹春梦犹沉。  
(白) 妹子醒来!  
赵秀英 (白) 好睡好睡。  
吕昭华 (白) 你真醉狠了,快快脱了这身衣服,回房去吧!  
(赵秀英脱衣。吕昭华、赵秀英同下。)

### 【第八场：误责】

(吕刚中上。)  
吕刚中 (念)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白) 且住!不想郭廷章这小奴才勾引昭华败坏我的门风,岂能容得。不免在厅房等他到来,与他辩明正理,赶他出去!  
(书童拉郭廷章同上。)  
书童 (白) 这一宿哪儿去啦?教我等您这一晚上,将才吕大人还找您作诗来着。  
郭廷章 (白) 我不在家,吕大人知道了吗?  
书童 (白) 知道了。  
郭廷章 (白) 偶然出门,也是件小事。  
书童 (白) 您说是小事,吕大人可生了大气。坐在那儿等您哪!  
郭廷章 (白) 如此,我不见他去了。  
书童 (白) 别价,人有两重父母,老丈人是半拉爸爸,您去见见去吧。  
郭廷章 (白) 随我进来。  
书童 (白) 是啦。  
(郭廷章、书童同进门。郭廷章看。)  
郭廷章 (白) 果然在此生气,不免上前见礼。  
伯父起得甚早。  
吕刚中 (白) 我起得早,你也起得不晚,你还有脸面来见我?  
郭廷章 (白) 伯父为何生这样的大气?  
吕刚中 (白) 你昨夜作的好事。  
(郭廷章背供。)  
郭廷章 (白) 昨夜的事他怎么会知道了?  
书童 (白) 我说什么来着,不叫你闹一宿是不是?闹出岔来啦,给他陪个不是吧。  
郭廷章 (白) 伯父不必动怒,小侄的错了。  
吕刚中 (白) 不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不成?  
郭廷章 (白) 小侄下次不敢了。  
吕刚中 (白) 这样事难道还可作得二次不成?  
郭廷章 (白) 伯父不要气坏了,年轻人难免有些错处,伯父忍耐了吧。  
吕刚中 (白) 呀呀呸!郭廷章小奴才!我留你在此居住,只望你读书上进,便好与你成家立业,谁知你作出这样下流无耻之事,叫九泉之下怎对你去世的父亲,你又怎么对得住我待你这番好意?  
郭廷章 (白) 伯父息怒,不要声张,小侄颜面要紧。  
吕刚中 (白) 你怕丢了颜面,难道不怕损了阴鹭么?  
郭廷章 (白) 伯父言来语去,小侄倒明白了。  
吕刚中 (白) 你明白何来?  
郭廷章 (白) 莫非你嫌我贫穷,恐怕玷辱你高门?  
吕刚中 (白) 难道你还不曾玷辱我的门庭?  
郭廷章 (白) 看伯父这等光景,分明不肯容留,小侄在此无益,我要告辞了。  
吕刚中 (白) 我也不容你在此放肆。  
(郭廷章取如意。)  
郭廷章 (白) 这是你家定亲之物,把还与你,我去也。  
(郭廷章扔如意在地。)  
书童 (白) 相公您这就走吗?  
(书童捡如意。)  
书童 (白) 把这东西也不要了?我收起来。  
嘿,老丈人,我们走了!  
(书童下。)

郭廷章 (白) 这是哪里说起！  
(郭延章下。)

吕刚中 (白) 老贱人，小贱人，走出来吧！  
(吕夫人、吕昭华同上。)

吕夫人 (西皮散板) 忽听前堂声声闹，  
吕昭华 (西皮散板) 爹爹发怒为哪条？  
(白) 爹爹万福。  
吕刚中 (白) 你这贱人还有脸来见我！  
吕昭华 (白) 女儿作什么事来？  
吕刚中 (白) 你昨夜作得好事。  
(吕昭华背供。)

吕昭华 (白) 昨夜之事我爹爹怎么知道？  
女儿昨夜不过违背父命，私出闺门游玩花园，这是一件小事。  
吕刚中 (白) 这还是件小事？  
吕昭华 (白) 女儿年幼，难免有些错处，下次不敢了。  
吕刚中 (白) 哎呀呀，又一个下次不敢了！  
吕昭华 (白) 女儿改过就是。  
吕夫人 (白) 是啊，她改过就是。  
吕刚中 (白) 呀呸！都是你这老贱人养的好女儿，她有脸面见我，我无脸面见她！这有麻绳一条，钢刀一把，你就是与我死！  
吕昭华 (白) 爹爹！  
吕刚中 (白) 你要不死，我就要……  
大太监 (内白) 圣旨下！  
吕刚中 (白) 你们回避了。  
(吕夫人、吕昭华同下。)

吕刚中 (白) 香案接旨。  
(四小太监、大太监同上。)

大太监 (白) 圣旨下。  
吕刚中 (白) 臣。  
大太监 (白) 诏曰：“前任礼部尚书吕刚中迅即来京见驾。”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吕刚中 (白) 万万岁。有劳公公一路走来，多受风霜之苦。  
大太监 (白) 这是公差，算不了什么。大人收拾收拾，跟咱家立刻进京。  
吕刚中 (白) 下官还有家务未完。  
大太监 (白) 别说啦，你作的好事。  
吕刚中 (白) 下官不曾作什么事来。  
大太监 (白) 你不该装病蒙君。  
吕刚中 (白) 这是小事。  
大太监 (白) 小事？主子可都怒啦。  
吕刚中 (白) 下次不敢了。  
大太监 (白) 什么敢不敢，将他扯上金殿哪！  
(众人同下。)

### 【第九场：别母】

(吕昭华上。)

吕昭华 (西皮散板) 老爹爹发动了无名火性，  
一霎时逼得我有口难分。  
刀一把绳一根寻个自尽！

(吕夫人、赵秀英同上。)

吕夫人 (西皮散板) 这件事还需要三思而行。  
(白) 儿呀，你舍得自己性命，难道不念为娘养育之恩了么？  
吕昭华 (白) 母亲哪！女儿生长闺门一十九岁，不曾作过什么下流无耻之事，爹爹发动雷霆，逼儿自尽，又不曾说出原故，父女之恩断义绝，活在世上也是无味的了。  
(西皮散板) 这也是女孩儿生来薄命，  
(哭) 哎呀，儿的娘啊！  
(赵班侯上。)

赵班侯 (西皮散板) 又来了擎天柱架海之人。  
迈虎步我且把府门来进，  
一家人哭啼啼为了何情？  
(白) 兄弟来了。  
赵班侯 (白) 姐姐，你们一家为何啼哭？  
吕夫人 (白) 哎呀兄弟，只因你姐夫嘱咐甥女不许再到花园，昨日元宵佳节，她姐妹到花园游玩，你姐夫大怒，将女婿赶出去了。  
赵班侯 (白) 这是小事，可以赶他回来。  
吕夫人 (白) 赶走女婿不值紧要，又将麻绳、钢刀立逼你甥女自尽，故此啼哭。  
赵班侯 (白) 请姐夫出来，待我劝解劝解。  
吕夫人 (白) 他奉旨入京去了。  
赵班侯 (白) 偏偏这样不凑巧，谅他走之不远，待我赶上。  
(赵班侯出门，书童上，撞。)

赵班侯 (白) 你是哪里来的？  
书童 (白) 郭相公有书。  
赵班侯 (白) 拿来我看。  
书童 (白) 您先等等，这封信是面交吕大人的。  
赵班侯 (白) 我是吕大人内弟赵班侯。

书童 (白) 敢情您是小舅子。  
赵班侯 (白) 书信拿来。  
(赵班侯接书信看。)  
赵班侯 (白) 原来是一封休书，我想此事定有蹊跷，我自有道理。  
书童 (白) 您看明白了没有？那上头全都是骂你们的话，您就交给吕大人就结了。  
赵班侯 (白) 放肆！滚！  
(赵班侯踢书童。)  
书童 (白) 喝！好厉害的舅爷。送了我一条火腿！  
(书童下。)  
赵班侯 (白) 什么东西！  
(赵班侯入门。)  
赵班侯 (白) 姐姐，我姐夫去之已远，赶不上了。我倒有个主意，我本来要接秀英同往广东，如今莫若叫昭华同我去往广东，将秀英姐姐膝下，待等日后我再与姐夫分辩。  
甥女收拾收拾，随我去吧！  
吕昭华 (白) 舅父哇！甥女生长一十九岁，寸步不离母亲膝下，如今活活分离，叫甥女如何舍得？我就死，也要死在母亲面前。  
赵秀英 (白) 姐姐，您不愿意活着分离，难道说您倒愿意死别吗？  
吕昭华 (白) 呀！  
(西皮散板) 左思右想心不定，  
叫人哪得不伤情。  
(白) 妹子，我今此去，不定何日才能回来，我母亲念我之时，望你劝解。妹子请上，受我一拜。  
(西皮散板) 飞来大祸从天降，  
母女分别最惨伤。  
我今一去南海上，  
何日才能转回乡。  
老母膝前难奉养，  
有劳贤妹，  
(西皮快板) 伴高堂。  
(西皮散板) 没奈何随了舅父往，  
从今梦魂绕钱塘。  
(吕昭华哭。)  
吕夫人 (白) 昭华我儿！  
赵秀英 (白) 姐姐！  
(赵秀英哭。吕夫人、赵秀英自两边分下。)

#### 【第十场：授职】

(郭廷章上。)  
郭廷章 (西皮散板) 自到京都改名姓，  
幸喜金榜已标名。  
(书童上。)  
书童 (白) 参见相公。  
(书童笑。)  
郭廷章 (白) 你笑什么？  
书童 (白) 我笑人的运气要是来了，城墙也挡不住。  
郭廷章 (白) 此话怎讲？  
书童 (白) 自从您到京下场，谁知道吕刚中那老头子点了主考官，您怕他暗地算计您哪，您把姓名倒了个儿，郭廷章改了章麟阁中了状元。您怕拜老师漏了缝子，偏偏吕大人奉旨上琉球国封王去啦，老师也可以不用见啦，您说您的运气够多好？  
郭廷章 (白) 真乃托天之福。  
书童 (白) 不但这么着，您还有走运的事呢，您状元一年差使没当就放学台啦，还是大省份，放的是广东，这个缺可好极了！  
郭廷章 (白) 此话当真？  
书童 (白) 有京报为证，您瞧。  
郭廷章 (白) 果然放了广东学政，明日收拾上任。正是：  
(念)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  
书童 (念) 马走膘来人走运，鸭子专往水里蹲。  
郭廷章 (白) 胡说。  
(郭廷章、书童同下。)

#### 【第十一场：议婚】

(吕昭华上。)  
吕昭华 (二簧散板) 思亲梦绕钱塘路，  
女儿花作寄生枝。  
(白) 自随舅父来到广东，舅父对我倒也十分怜爱，但是寄人篱下怎比的在母亲面前那般安乐，是我终日思念母亲，不知何呵。  
(二簧原板) 那日风波从地起，  
死里逃生甚凄凄。  
舅父前来出主意，  
我与母亲两分离。  
母女隔断三千里，  
那厢流泪这厢啼。  
我今绝少生人趣，  
不如早死命归西。

(赵班侯上。)  
赵班侯 (二簧原板) 闻得丝纶添喜气，  
(白) 又听闺中泪悲啼。  
吕昭华 (白) 甥女为何又在此啼哭？  
赵班侯 (白) 甥女有万种愁肠，怎不叫我悲泪？  
(白) 你不要哭了！接得京报知你父已往琉球国封王去了，待他转来必来与我相见，那时我将你的冤情分辩明白，你一家也圆，他若再执性，我就要得罪他了。  
吕昭华 (白) 多蒙舅父美意，只是我爹爹性情不好，不要为了甥女之事伤了你二人和气。  
赵班侯 (白) 不必多言，歇息去吧。  
吕昭华 (白) 咳！  
(念) 人人都有天伦乐，不知何苦要参商。  
(吕昭华下。)  
赵班侯 (白) 且住，我看甥女已是出嫁之年，当初许配郭廷章，不想他两家失和，竟自写了休书，如今还在我手，昭华久居我处，局。日前在接官厅上，见那新任学政章麟阁，少年英俊，又闻得制军毛大人言道，此人尚未婚配，我不免将昭华许配就是吕老头儿回来，女儿是他不要的了，谅他不能有什么言语，我就是这个主意。  
家院！  
(家院暗上，允。)  
赵班侯 (白) 拿我名帖到首府衙门，请李大人去到学院那里，说我烦他与小姐提亲，快去。  
(白) 我想广州府知府李深，他是章麟阁的同年，此去一定成功。我那女儿秀英不久也要出阁，我也差人前去接她，并将我同接来，不久就要双喜临门了。

(赵班侯笑，下。)

### 【第十二场：允婚】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念) 门庭冷落清如水，往事思量恨转添。  
(白) 下官郭廷章，改名章麟阁。蒙圣恩简授广东学政，自到任以来，政事倒也清闲，只是中馈乏人，好愁烦也。  
(李深上。)  
李深 (白) 门上有人么？  
(书童上。)  
书童 (白) 是哪一位？  
李深 (白) 广州府知府李深求见。  
书童 (白) 候着。  
郭廷章 (白) 启禀大人：广州府李大人求见。  
(书童出请，李深入。)  
李深 (白) 参见大人。  
郭廷章 (白) 年兄请坐。  
李深 (白) 告坐。  
郭廷章 (白) 年兄到此，必有所为。  
李深 (白) 只因提督赵大人有一小姐，四德俱全，要与大人为配，特遣卑府前来为媒。  
郭廷章 (白) 高门爱女不敢仰攀，就烦老同年替我好言谢却。  
李深 (白) 告退。  
(李深欲走。)  
书童 (白) 您就走吗？  
李深 (白) 你家大人不允亲事，我只好回复赵家。  
书童 (白) 您怎么这么性急呀，这说亲的事不是一句两句就能成的，您现在外边等等，我替您说去。  
李深 (白) 你未必说得下来。  
书童 (白) 保管能成，我是一个大红人。  
李深 (白) 全仗大力。  
(李深下。)  
书童 (白) 赵大人提亲，大人为什么不答应？  
郭廷章 (白) 我的事你要少管。  
书童 (白) 什么，太老爷去世，您的事我不管谁管呀？  
郭廷章 (白) 胡说！  
书童 (白) 您知道赵大人是谁？  
郭廷章 (白) 我哪里知道。  
书童 (白) 就是您旧丈人吕大人的小舅爷。  
郭廷章 (白) 你是怎样知道呢？  
书童 (白) 您是秀才不出门，不知外头的事。连大人的亲戚都闹不明白。那年我给您送休书去，撞见赵家老小子，说了一声放肆了我一火腿，奉承了我一声滚罢，我是认准了他啦。如今他来求亲，正好答应，叫您那嫌贫爱富的旧丈人知道，正好他。  
郭廷章 (白) 我的姓名已经改了。  
书童 (白) 改了名姓改不了人，难道姑丈人还不见面吗？  
郭廷章 (白) 只是我已将媒人辞去了。  
书童 (白) 我已经把他留在外边没走哪。  
郭廷章 (白) 如此有请。  
(书童请李深上。)  
郭廷章 (白) 亲事允下，烦劳回复赵大人，说本院即日过府求亲。  
(郭廷章带书童同下。)  
李深 (白) 不听同年之言，反信奴仆之话。作官人都是如此，不免回复赵提台便了。  
(李深走圆场。)

李深（白） 门上哪位在？  
（家院上。）  
家院（白） 何事？  
李深（白） 广州府知府李深求见。  
家院（白） 候着。  
有请大人。  
（赵班侯上。）  
赵班侯（白） 何事？  
家院（白） 广州府知府李大人求见。  
赵班侯（白） 有请。  
家院（白） 有请。  
（李深入见。）  
李深（白） 参见大人。  
赵班侯（白） 亲事如何？  
李深（白） 亲事应允，学院言道亲自过衙求亲。  
赵班侯（白） 有劳大驾。  
李深（白） 告退。  
赵班侯（白） 老夫不送。  
（李深下。）  
赵班侯（白） 请小姐出堂。  
（家院请吕昭华上。）  
吕昭华（念） 红颜薄命都如此，一日思亲十二时。  
（白） 舅父万福！  
赵班侯（白） 甥女少礼，坐下。  
吕昭华（白） 告坐。  
赵班侯（白） 恭喜甥女，贺喜甥女。  
吕昭华（白） 甥女喜从何来？想是我爹爹到了，舅父把我冤枉辩明白了。  
赵班侯（白） 不是啊，你在此终非长久之计，我看章麟阁乃是新科状元，少年英俊，又是现任学政，已将甥女许配于他了，岂不是  
吕昭华（白） 舅父，此话休提，甥女已拿定了主意。  
赵班侯（白） 你有什么主意？  
吕昭华（白） 我是不……哎，舅父好不明白！  
赵班侯（白） 我不明白？你才不明白呢！你是为的郭家，岂不知那小奴才十分可恶，这有他的书信，甥女看来。  
（吕昭华看信，呆。）  
吕昭华（白） 原来是封休书，郭廷章，你怎么这等的冒失？咳，女子痴心，男儿负义，我吕昭华前生不知造了什么罪孽，生身父不  
女，未婚夫不要我为妻，我好命苦哇！  
赵班侯（白） 甥女不必背地沉吟，依我之见，嫁了章麟阁，气死郭廷章那个小奴才！  
吕昭华（白） 舅父，郭家有休书无休书且不管他，古人言道：一之与醮，终身不改。又道：从一而终。而今只待我父海外归来，辨  
枉，我便归家侍奉母亲，待她百年之后，我便跟了她去，若我爹爹再不回心，我便即刻寻个自尽，也就一了百了。  
赵班侯（白） 我岂肯叫你寻死？还是出嫁的好。  
吕昭华（白） 我是一辈子不嫁人的了！  
赵班侯（白） 你不嫁人——只是那章学院已经允了亲事，我虽有一个女儿，早就有了人家，不久就要出嫁，你母亲从钱塘送她前来  
日就到。你不嫁人，我哪里再变一个女儿，难道叫我去嫁人不成？  
吕昭华（白） 但凭舅父。正是：  
（念） 有言皆逆耳，无日不回肠。  
（吕昭华下。）  
赵班侯（白） 好一个但凭舅父。哎呀！这是教我去嫁人，我在万马军中不曾皱眉，不想今日为了儿女之事，却把我难住了！  
（家院上。）  
家院（白） 姑太太、小姐到。  
赵班侯（白） 有请。  
家院（白） 有请姑太太、小姐。  
（吕夫人、赵秀英同上。）  
吕夫人（念） 千里为娇儿，  
赵秀英（念） 来到广州城。  
吕夫人（白） 兄弟。  
赵秀英（白） 爹爹。  
吕夫人（白） 为何不见女儿？  
赵班侯（白） 姐姐，你女儿我已经许配人了，姐姐快到后面，你母女相会。  
吕夫人（白） 我女儿许过郭家的了。  
赵班侯（白） 不要再提郭家，姐姐只劝她嫁人的好。  
吕夫人（白） 你许的是哪一家呢？  
赵班侯（白） 新科状元现任学政章麟阁，还不门当户对吗？又是你女儿说什么从一而终，定要与郭家守节，还是劝她嫁人的好，全  
大力。  
吕夫人（白） 见过女儿再作道理。  
（吕夫人、赵秀英同下。）  
郭廷章（内白） 学院到！  
赵班侯（白） 有请。  
（吹打。四青袍、郭廷章同上，见。）  
郭廷章（白） 敝同年李太守前来敝衙，道贵府不弃愿结婚姻，特地亲自过衙面求亲事。  
赵班侯（白） 岂敢。后面留宴，你我有话慢慢叙谈。  
（众人同下。）

### 【第十三场：窥婿】

(吕昭华病妆上。)

吕昭华 (四平调)

惟将愁闷上眉心，  
一日淹煎一日深。  
万种情怀向谁诉，  
女儿心事不分明。

(白)

只因元宵佳节，爹爹大发雷霆，将郭公子赶出府去，郭公子留下休书一封，将我休弃。郭郎啊郭郎，你怎么这样的冒爹爹与你吵闹，我是闺中幼女，又是你未婚妻子，怎能管得？你竟自不念两世交谊，一腔怒气发泄在奴家身上！叫我退无门，生无生趣，死无死法，满腔冤痛，哪里去诉，哪里去讲？

(四平调)

吕昭华好一似危巢孤燕，  
风欺雨打哪得安全。  
整日里病恹恹肠轮暗转，  
似这般憔悴死难问苍天！

(吕夫人、赵秀英同上。)

吕夫人 (四平调)

母女们这几年天遥地远，

赵秀英 (四平调)

姐妹花也隔了道路三千。

吕夫人 (白)

我儿。

赵秀英 (白)

姐姐。

吕昭华 (哭)

母亲，妹子，哎呀！

(二簧导板)

筹相逢犹疑是梦中相见，

(三叫头)

母亲！老娘！哎呀！

(二簧散板)

母女们生离别累月经年。  
实指望老爹尊心回意转，  
一家人依旧是骨肉团圆。  
又谁知一切事难以如愿，  
因此上多愁闷一病缠绵。

(吕夫人、吕昭华同哭。)

吕昭华 (白)

哎呀！

赵秀英 (白)

姑母，姐姐，你母女相见，应当欢喜才是，怎么反倒哭起来啦！

吕夫人 (白)

是呀，应当欢喜才是！

赵秀英 (白)

姐姐，您也不用哭啦！

吕昭华 (白)

妹子，你哪里知道我的苦处？

吕夫人 (白)

儿呀，再若伤心，为娘怎生忍受？

吕昭华 (白)

女儿不伤心了。

赵秀英 (白)

您别哭了，咱们坐下说话吧。

(吕夫人、吕昭华、赵秀英同坐。)

赵秀英 (白)

咱们一路走来，真没想到广州炎热之地，会下这么大的雪，我知道这儿有个花园很大，我打算跟姐姐去散散心。

吕昭华 (白)

你怎么又提起“花园”二字？

赵秀英 (白)

那是你们的花园，这是我们的花园。

吕夫人 (白)

你姐姐病体新愈，不要去了。

赵秀英 (白)

我姐姐是心病，不是伤风头疼，姑妈让她散散心去吧。

吕夫人 (白)

儿呀，你就陪你妹子散散心去吧！

吕昭华 (白)

孩儿遵命。

赵秀英 (白)

姑母，后面歇着去吧。

吕夫人 (白)

你们好好游玩，不要再游出意外之事来呀！

(吕夫人下。)

赵秀英 (白)

有我哪。

姐姐，走哇。

吕昭华 (白)

正是：

(念)

久病新愈无个事，

赵秀英 (念)

踏雪寻梅且一游。

(白)

姐姐您瞧，白的是雪，红的是梅花，红红白白多好看哪！

赵班侯 (内白)

学院大人游园来了！

赵秀英 (白)

你瞧多巧，咱们在亭子里躲躲吧！

(郭廷章、赵班侯同上。郭廷章入园，退出。郭廷章背供。)

郭廷章 (白)

原来有内眷在此。

赵班侯 (白)

为何欲前又却？

郭廷章 (白)

改日再来。

赵班侯 (白)

请。

(赵班侯、郭廷章自两边分下。)

赵秀英 (笑)

哈哈！

吕昭华 (白)

妹子你笑什么？

赵秀英 (白)

您看见没有？

吕昭华 (白)

我看见什么？

赵秀英 (白)

他是章麟阁吗？

吕昭华 (白)

章麟阁与我什么相干？

赵秀英 (白)

怎么与您不相干？我认识他，他不是章麟阁，他是郭廷章。

吕昭华 (白)

章麟阁，郭廷章，他为何改了名姓？

赵秀英 (白)

那个谁可知道？

吕昭华 (白)

他几时作的官？

赵秀英 (白)

你命里该作官太太。

吕昭华 (白)

方才我也看见分明是他。

赵秀英 (白)

他是谁？

(吕昭华羞，欲下，赵秀英拉。)

赵秀英（白） 您既知道是他，亲事您答应不答应？好难开的金口，您要答应，对着我笑一笑，您要不答应，您就把嘴一撇。  
（吕昭华笑。）  
赵秀英（白） 您笑了，是答应啦，我告诉我爹爹，总要吃您的喜酒！  
吕昭华（白） 啐！  
（吕昭华、赵秀英同下。）

#### 【第十四场：迎亲】

（书童上。）  
书童（念）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白） 我，郭府的旧书童，新升大管家的便是。我们大人跟赵提台结亲，今天是迎娶之日，我捡的吕家那个如意，叫它露一话之间，我们大人来也。  
（郭廷章上。）  
郭廷章（念） 鼓瑟鼓琴，宜室宜家。  
书童（白） 您这就走吗？  
郭廷章（白） 就要前去。  
书童（白） 您的红没有披好，我再给您披一披。  
（书童结如意。）  
郭廷章（念） 人逢喜事精神爽，大登科后小登科。  
（白） 吩咐外厢搭轿。  
（四青袍同上。排子。众人同下。）

#### 【第十五场：明疑】

（吕夫人、赵班侯同上。）  
吕夫人（念） 多亏兄弟神机算，  
赵班侯（念） 今日才将功行完。  
（家院上。）  
家院（白） 吕姑老爷到。  
赵班侯（白） 正要寻他，他倒来了。  
姐姐，少时姐夫到来，姐姐不必多言，有小弟一人担承。  
快请吕姑老爷。  
（家院请吕刚中上。）  
吕刚中（念） 宣威海外皇恩远，奉使归来物候亲。  
（吕刚中见。）  
吕刚中（白） 怎么夫人也在此处？  
赵班侯（白） 是我差人接她来的。  
吕刚中（白） 今日为何悬灯结彩？  
赵班侯（白） 今日是女儿出嫁。  
吕刚中（白） 如此我要吃你的喜酒。  
赵班侯（白） 这个喜酒我一定请你吃，不但请你吃喜酒，我还有许多事要你代劳。  
吕刚中（白） 当得效劳。  
郭廷章（内白） 新贵人到！  
赵班侯（白） 姐姐不必回避。  
有请新贵人。  
（四龙套、书童、郭廷章同上，见。）  
吕刚中（白） 你不是郭廷章？  
郭廷章（白） 我正是郭廷章，你待要如何？  
吕刚中（白） 你为何改了名姓？  
郭廷章（白） 我改名姓不改名姓，与你何干？  
吕刚中（白） 你这人也配作官！  
郭廷章（白） 我作的是朝廷的官，与你何干？  
吕刚中（白） 贤弟，你怎么招这样的人为婿？  
赵班侯（白） 我赵家招他为婿，与你何干？  
吕刚中（白） 也就是你赵家，若我吕家，定不招他！你看他是状元、学政，便要与他作亲，要知道他的人品太不端正了！  
郭廷章（白） 你当初嫌贫爱富，今日我看你悔也不悔！  
吕刚中（白） 我何曾是嫌贫爱富，只为你人品不端。  
郭廷章（白） 哪个人品不端？  
吕刚中（白） 你败坏我的门庭，我还要叫你与我死去的女儿偿命！  
郭廷章（白） 此话从何而起？  
吕刚中（白） 那年元宵佳节你闹了一夜。  
郭廷章（白） 元宵佳节我闹了一夜，你怎么知道？  
吕刚中（白） 你在我花园书房之内作那不端之事，是我亲眼得见。  
郭廷章（白） 你那是见了鬼！  
赵班侯（白） 新贵人说起元宵佳节，我曾在勾栏之中怒打不平，夺回如意，可是救的便是你？  
郭廷章（白） 原来那夜救我的便是大人？  
吕刚中（白） 那金如意是我传家之宝，你快快还我。  
郭廷章（白） 我还了你了。  
书童（白） 在您身上啦！  
郭廷章（白） 怎么会在我身上？  
书童（白） 您会扔，我不会捡吗？

郭廷章 (白) 蠢材！  
赵班侯 (白) 此事好不明白，我自有道理。  
姐姐，你把新人唤出来吧！  
女儿快来！

吕夫人 (白)  
(吕昭华上，赵秀英随上。)  
吕昭华 (唱) 母亲作事理不应，  
哪有个新郎在此唤新人。

(白)  
母亲何事？  
吕夫人 (白) 你爹爹来了！  
吕昭华 (白) 我爹爹来了么？哎呀天哪，我也有出头之日了！  
爹爹！

吕刚中 (白) 她不是昭华么？  
赵班侯 (白) 她不是昭华，她是华昭。  
吕刚中 (白) 贤弟，你前次与我的书信不说她死了么？  
赵班侯 (白) 我怕气死了你，所以说她死了。  
吕刚中 (白) 昭华，似你这等无耻下贱之人，还有脸面见我？你若不死，我就要打！  
赵班侯 (白) 她如今是我的女儿，你打不得。  
女儿后面收拾去吧！

吕昭华 (白) 女儿死也要死个明白。爹爹，见了女儿如此生气，到底为了何事？  
吕刚中 (白) 你自己作的事反过来问我么？  
吕昭华 (白) 女儿作了什么事来？  
吕刚中 (白) 你还装糊涂，你就与我糊涂地死了，为父说不出口来。  
吕昭华 (白) 女儿死都死得，又有什么说不得？  
赵班侯 (白) 着哇！女儿死都死得，又有什么说不得？  
郭廷章 (白) 这也太奇了。  
吕刚中 (白) 一定要我说，我也不要我这老面皮了。  
贤弟，这里来，你去问她那年元宵佳节游玩花园可是有的？

郭廷章 (白) 游玩不是什么大事。  
赵班侯 (白) 昭华，那年元宵佳节你游玩花园可是有的？  
吕昭华 (白) 有的。  
赵班侯 (白) 有的。她道有的。  
吕刚中 (白) 有哇，有就叫她死。  
郭廷章 (白) 游玩花园便问死罪，这是哪一国的刑法？  
吕刚中 (白) 再去问她，在书房之中同一男子饮酒可是有的了？  
赵班侯 (白) 我去问她。  
昭华，你在书房同一男子饮酒，可是有的？

吕昭华 (白) 有的。  
郭廷章 (白) 糟了。  
赵班侯 (白) 她道是有的。  
吕刚中 (白) 有的。来来，问她同那郭廷章睡在一处可是有的？  
赵班侯 (白) 你这就是胡说，元宵佳节我同郭廷章在妓院闹了一夜，天亮之后各自分手，难道他有分身法不成？  
吕刚中 (白) 你不明白，问她就明白了。  
赵班侯 (白) 你同那男子睡在一处可是有的？  
吕昭华 (白) 也是有的。  
赵班侯 (白) 糟了，连我的老面皮都没有了。  
(赵班侯向吕刚中。)

赵班侯 (白) 姐夫，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吕刚中 (白) 怎么倒是我的不是了？  
赵班侯 (白) 你的女儿已经许配郭廷章，早晚是要成亲的，睡在一处也是小事，你就遮遮盖盖才是圣贤度量，你怎么闹得天翻地覆  
不及我武将，比你那度量大得多呢！

吕刚中 (白) 你这度量我是学不来的。  
赵班侯 (白) 你这个人原来固执不通呀！  
吕昭华 (白) 原来为了此事，我倒要问个明白。  
爹爹，那年元宵佳节孩儿在花园书房与一男子饮酒同睡可是亲眼得见？

吕刚中 (白) 正是亲眼得见。  
吕昭华 (白) 既是亲眼得见，可曾看见那男子他是何人？  
吕刚中 (白) 我何用细看，身穿为父所赐锦袍，一定是郭廷章。  
郭廷章 (白) 你少要血口喷人！  
吕昭华 (白) 他若不是男子呢？  
吕刚中 (白) 分明是郭廷章，哪里来的女子？  
吕昭华 (白) 爹爹不必动怒，容儿讲话。  
吕刚中 (白) 讲。  
吕昭华 (白) 只因那年元宵佳节，爹爹出门去了，女儿同秀英妹子陪着母亲饮酒，母亲醉了回房安歇，秀英妹妹言道，郭公子不在  
要儿同去游玩，是儿咱三不肯前去，妹妹百般纠缠，女儿无奈，只得与她同行。路过书房，妹子将儿扯入里面，那床  
公子换下衣巾一套，妹子穿戴起来，与儿作耍。案上有爹娘送去的酒果，女儿同妹子一时高兴，坐在一处，饮了几杯  
吃得大醉，本待回房，怎奈酒性发作，行走不动，糊里糊涂倒在床上，妹子未曾脱下衣服，睡了一夜，天明各自回房  
回来大发雷霆，将郭郎赶走，又将女儿唤出，不问青红皂白逼儿自尽，爹爹幸得女儿不曾死，若是竟自死了，日后秀  
无意之间将此事说明，你悔也不悔？

吕刚中 (白) 哦！  
吕昭华 (白) 女儿生死二字可以置之不问，可怜我母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生女儿一人，若将女儿逼死，我母何等伤心，你二老  
夫妻之情，全然不念么？

吕刚中 (白) 这……  
吕昭华 (白) 郭家如今他得中状元，身授学院，前来迎娶，爹爹又将如何？



赵班侯 (白) 只好叫他去嫁人。  
吕昭华 (白) 女儿只说冤沉海底，不想也有辩明之日，爹爹既然明白过来，女儿死也甘心，爹爹快将刀绳赏与女儿，就死在你二老  
啊！  
赵秀英 (白) 姑父，姑母，当初花园的事，全都是我不好，你二老要打打我，要骂骂我，不与我姐姐相干。  
赵班侯 (白) 知道了！  
(赵秀英下。)  
吕夫人 (白) 哇，老天杀的！我好好一个女儿，险些死在你手，那刀绳你自己受用吧！  
赵班侯 (白) 姐姐，不要与他生气，他是老糊涂了！  
吕刚中 (白) 夫人，下官这厢赔礼。  
吕夫人 (白) 你还有面见我，你就是糊糊涂涂死了吧！  
(吕夫人下。)  
吕刚中 (白) 这是哪里说起。  
赵班侯 (白) 女儿后面梳妆去吧！  
吕昭华 (白) 舅父，我还有话讲。  
赵班侯 (白) 你还有何话讲？  
吕昭华 (白) 舅父问他到底是章麟阁，还是郭廷章？  
赵班侯 (白) 章麟阁便怎么样？郭廷章便怎么样？  
吕昭华 (白) 他若是章麟阁我便从命，若是郭廷章，我还有他的休书呢。  
(赵班侯接书。)  
赵班侯 (白) 新贵人，这里还有你的休书。  
郭廷章 (白) 这是当时错了，望求恕罪。  
赵班侯 (白) 与我赔礼无益。  
(吕昭华不理。)  
郭廷章 (白) 我跪下了。  
(郭廷章跪，吕昭华羞，下。)  
吕刚中 (白) 贤婿请起。  
郭廷章 (白) 二位大人，到底哪一位是我的岳父？  
赵班侯 (白) 他是你的岳父，我是你丈人的舅子。  
郭廷章 (白) 吕岳父，今日小婿与令媛成亲，可算玷辱你的门庭？  
吕刚中 (白) 取笑了。  
赵班侯 (白) 天不早了，请新人出来，你们回去拜堂吧！  
郭廷章 (白) 谨遵台命。  
赵班侯 (白) 搀新人！  
(吕昭华上，拜别，上轿。尾声。众人自两边分下。)  
(完)

---

浏览次数：806 | 字数：23279 | 最后更新：2010年09月13日

[报告错误](#)

中国京剧戏考 [小豆子](#) [版权信息](#)